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十一回 妒嫉暗暗招兵馬 糊塗偏偏選將才

卻說牛市領兵率將，直到雙眉塢前，打算手到擒來。不期官軍俱收斂、養息氣力，嚴守山口。牛市暴跳，終不得手，天晚只得回關。接連五天，俱領眾軍終朝百般辱罵，激將，均無收益。這日，客卿令茅游迎敵，龍街掠陣。茅游使兩桿月牙槍，驟馬向前。牛市使黃尖接戰，黃尖舞動雙鞭，飛騎殺來。兩下不問名姓，戰到三十餘合，茅游拖槍敗走。黃尖隨後趕來，茅游認得真切，翻身用右槍當心刺入，黃尖使雙鞭蓋下，不期左槍又自旁刺來，黃尖急閃時，已將眼眶划損，翻身落馬。茅游復向咽喉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牛市見黃尖已死，舉叉馳向茅游，牛市接連三叉，茅游招架迎住，龍街趕來迎住，茅游腿上已受叉傷，茅游忍痛奔回。

牛市、龍街戰到五十餘合，客卿見龍街敵不過牛市，乃將紫銅如意揮起指去，余佑領三百虎翼兵如潮湧出，許古、棟恭慌引兵趕到救應。客卿復使如意揮開軍鼓，吹動螺角，虎翼軍分而為二，左軍攻內，右軍應外。牛市雖不怕龍街，然亦莫能急切取勝，又見眾軍裹來，恐防圍緊吃遭暗算，便虛使一叉，回身衝出。余佑在旁望見，便取出牛筋弩，搭上銀藤箭，認定發機，正中牛市左腿。龍街兩邊混戰，牛市雖勇，已著傷，怎當這邊軍士一個個精強矯捷！許古、棟恭哪裡救護得來？正在危急之際，尉悅引生力軍下。客卿見牛市強悍，不能就擒，恐多傷兵士，乃命鳴金收兵。

牛市亦退回關，視傷處，雖不甚重，鏃有毒，口青黑，忙用藥水刮洗，靈丹調治。遂令召回伏兵休整，並齊集家將，商議道：「古璋將勇兵強，難於驟滅，惟有暗襲，方可獲全。明朝我領軍挑戰，許古引五百軍士從左脅夾擊；尉悅引五百軍士搶塢；棟恭選二百精騎，單乘空捉古璋。各宜盡心，不得有誤。」諸將得令。

再說客卿當晚安排，次日清晨，先到關前週視，只見女兒牆邊有人叱道：「誰人大膽，敢來窺望！」客卿仰視回營。牛市已率眾出關，列成陣勢。但見塢內清淨無聲，少刻炮響，諸軍齊出。牛市直取龍街，戰住不放；許古從左脅撞來，茅游迎敵；尉悅直奔塢內，餘弦接住混殺。棟恭見客卿持紫銅如意觀陣，兩旁並無將士，心中大喜，引騎飛來。將到跟前，見客卿上坡而逃，棟恭連連加鞭追趕，看看將近，忽然馬腳軟陷，天崩地塌一般，棟恭同軍士俱跌入坑中。牛市見棟恭全軍遭陷，料無生機，心內驚慌。龍街等勇氣倍加。許古遭到余先飛鏢，忍痛逃走，反將自軍衝亂。

牛市見勢已敗，收兵回關。龍街等不捨，緊緊迫來。牛市單身接戰，讓將士先返，舞叉獨自殿後。忽然眾軍擁住不行，關門已閉，牛市大驚，忙自前來看時，只見楊昆的押解官撫著女兒牆道：「素聞將軍英勇無敵，如何連輸二陣？數百弱兵猶不能勝，貽笑殊多。將軍可掃清敵人，小將即開門迎接，如不能剪滅，有何顏入關乎！」牛市聞知，又羞又怒，憤懣率軍回身復戰。龍街呼道：「天使憐汝等倦困，許令少歇。」牛市雖不覺勞，諸軍鬥過半天，又饑又疲，聞得憐之，使暫歇息，誰不喜歡。令方傳遍，塢內突出數百兵，輕裝軟載，各持刀斧，衝殺過來。這邊歇息已定，血脈尚未回覆，雙腳俱不能動，二千餘軍，無不受傷倒地。許古、尉悅俱往山上奔逃，茅游等各認追擒。

惟牛市憤怒，挺戈衝突，兵卒當之者，莫不傷殘。直到下午時分，衝出重圍，見關內有數十將士前來接應，牛市道：「眾軍可先歸，我再去斬將。」只見那押解官荷戈說道：「勸將軍莫作如此想了，趁早肉袒負荊，猶可保全性命，若仍執迷，誰從同受叛賊之名！」牛市道：「爾莫管閒事！」押解官道：「楊將軍為爾所誤，我須擒綁，以贖其愆！」牛市大怒，舉叉就打，押解官以戈挑開。二人在吊橋邊往來，戰過二十餘合。龍街趕到，將擒將鉤拋高擊來。牛市不知何物，掃隔，爭奈其上共有三十六個天罡鉤，左邊雖然掃開，右邊已被鉤著，方來解釋，押解官將長戈挑搭，臂膊用力，龍街持繩總往後帶回，牛市倒於地上。眾兵向前縛起。

爾道這押解官為誰？就係平無累。當日擒得牛市，即來謁見，客卿慰勞，率眾同進關來。百姓焚香迎接，代牛市請命，稱其愛民惠眾。客卿道：「愛民乃在位分內的事，叛逆犯法，不能寬宥今准眾百姓之請，誅其身，有其嗣可也。」令龍街監書呈上，客卿隨閱隨毀。看到日報有「浮金島大兵侵入，品字三城俱失，用計取了百結關，攻毀葫蘆卡，已到獨鎖渡」。

又有天英雙龍告道起兵之期。客卿與眾將道：「敵勢猖狂，若此四關不平，國事未可知也。」令將牛市之子牛達並家小，押往烏沙島安置；平無累權領關事，將府庫查清，正項解回，餘項造冊二本，一分存關上防備，一分賞賚將士。

童微等亦到，客卿思想既定，雲平嶺西庶長多病，未免煩勞復發。雙龍、天印入寇，烏楓嶺、猿啼峽為要道，將士軍資恐不敷用。因令將箭鏃槍鋒等件，分一半交茅游，同辛癸等五員驍將往烏楓嶺助王之華；一半交吳洪，同童微等五員驍將往猿啼峽幫李之英，「各事小心，不得違誤」。眾將得令去訖。龍街等逕往雲平嶺來。

卻說余大忠自奏使客卿巡之後，朝夕探信。這日包赤心道：「古璋使四關平定，將若之何？」余大忠笑道：「聞彼先往通明，這龍遜平時連君命都不受，今日豈反服他！況我先使人往囑，除了古璋，包他有賞無罰，誰不樂從？」包赤心道：「惟願如此。」旁邊儲位近前稟道：「適見報騎，雲自通明來，有鎮將奏本。」余大忠喜道：「定成功也。」包赤心問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余大忠道：「無古璋的本，而龍遜有奏，定然成功！想係古璋已死，龍遜捏其罪名，上本辯白耳。」包赤心與儲位道：「往次都係先將書送到這裡並我家，再上本章，今既無書來此，或者俱下於我家，亦未可知。爾且前去看看。」儲位領命去訖。余大忠道：「真的，往時連本章俱先送來，看可上則上，不可則止，今並無書來，係何緣故？」只見門官報道：「過公公到。」二人同出迎接，禮畢，過太監道：「主上以餘大夫薦賢有功，特賜太極玄珠茗，使小監齎來。」大忠連忙命排香案謝恩。

這太極茗，產於太極洋玄珠島，採取最難，不但為諸茗內頂尖，亦為珍寶中異物。凡飲三片，七天不寐，聚神固精氣，兼去臟腑及皮裡膜外積垢如何取之最難？這玄珠島在太極洋中，與金丹島對峙。何為太極洋？因其天造地設，於浮石、浮金、天英雙龍界洋之中，周圍九十里，對心三十里，中分十五里硬水，十五里軟水。硬水居南，軟水居北；硬水之中有島，顏色紺紫；軟水之中有島，顏色深夥，形俱圓如彈丸。是以紺紫者紺珠，又名金丹；深夥者名玄珠。這軟水過於硬水，那硬水與洋水不見間隔，惟舟即回不的得人。每歲惟有六天硬水陷下，船始可因其勢蕩到金丹島籠纜住，方免水高退回。金丹島上產的梨棗，其樹如藤，每年抽發嫩苗，綿長無數，隨風繚繞，直如有根飛絲。那梨棗不但為果中上品，並為解渴除煩的要藥。又產先知禽，其形如鶴，有四翼，渾身羽毛各不同色，惟翅上深綠。每翼三翎，凡次日有風振起，有兩披下；凡卓立垂懸，自後數轉，是第幾翎，則知幾時風雨。

玄珠島惟產此茗，取時則惟在不過已及之時彩制，方為妙品。若別高低，惟將片葉置於舌上，含之消化，而筋脈俱無，口內微生清澀，淡淡香津二天不止者為上。這玄珠島既在軟水之中，如何能彩？當初盧生在此經營，因弱水無法可渡，仰見有飛肱車經過，因禱祝請下。那人於金丹島上，戲埋梨棗藤苗，飛過玄珠島盤於石上，復纏過來，往還纏繞，一道飛虹。初時膽大者手抱足交而度，始知有好茗，久則如橋穩步矣。茗候將到，各島俱來守候。

制茗法，則頃取山頂溢出泉水制之方佳。最好之年，可得一石，次年惟五七十斤，又次年十餘斤而已。若非玄珠頂上，清泉製造，則其色赤，而無青翠光澤，置之舌上，滿口濃香，盈時即止。貯藏之法，惟用梨棗葉包裹，則愈久愈潤，清香外聞。其偽者，乃取玄珠島邊梨棗藤葉，如法製造，以賣於各處。不能別者，多以高值收貯，色雖蔥翠潤澤，然香不清而味反甜，久則朽碎矣。其茗有藤本、木本、草本三種，惟草本不常有，木本歲歲有彩，有頂泉即可造制。藤本者，生於懸岩之內，峭壁之中，採取最難，須用接布纏腰縛脅，自上倒垂而下；又要正在將壯之時制得，始為妙品。每歲採取不過二三斤，其香味色澤與木本無異，飲之有駐顏壯神、舒筋明目之功。此惟浮石、浮金島主賞用，兩葉用一匣盛之。島主賜余大忠五葉，卻係木本，亦非輕易可得。

當下包赤心問道：「想通明關龍遜降服了？」過太監道：「龍遜上削銜請罪。」包赤心道：「餘大夫好眼力，薦得不差！」過太監道：「聞龍街勇捷無比，通明平服，餘者料都可定，將來古客卿勛勞高巍，餘大夫功亦不校」大忠諾諾，奉上滾珠三顆酬謝。

大監別去。包赤心道：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大忠悔道：「不期弄假成真，想來百練、淦中、滋榮路途險阻，三處知罪浮於通明，定然死拒。」包赤心道：「全局已輸，初只單車而平拔虜之強鎮，今有龍街為之用，兵精將智，羽翼已成，猶有何望！」余大忠道：「這樣怎好？煩為籌之！」包赤心道：「事同一體，何用煩勞。」大忠想道：「有了，只說通明既經服罪，各鎮已知，自然照樣表請，若仍使客卿盡歷三關，恐山河險阻，多毒蟲惡獸，倘有失誤，則功敗於垂成，而通明將又生疑心。請召回客卿，三關可漸次而定也。似此說法何如？」包赤心道：「因其逆我，故欲除之，奏使出而立功，事尚未畢，又請召回，是先後自相矛盾也。」余大忠道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包赤心道：「雖有妙策，未必能行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有策即行，何況於妙，請教如何妙法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爾倒忘了麼，上年浮金郎福厚、羅多材到我國中，結為兄弟，立定章程，好事雖為西老兒所破，彼此猶相饋遺；後次交易，又為顧老兒所阻。前日專人來請問善策，雖緩緩回書，為今急計，只有約彼說浮金起兵外攻，再令三關內發，我們從中相機行事。」余大忠道：「好計！西山、古璋、顧復雖能，如何擋住內外齊起？必定如此辦法。」赤心道：「通明本章批出，捺住數天，然後給發。可急修書，交親兵帶遞百結關，白免盤詰，到彼使衛國轉送浮金，卻不好也？」大忠當使記室修書，選心腹家人，空身先往百結關說明，衛國接到文書，立刻令品字城守將給船。

且說浮金與浮石，只隔二百餘里洋面，島主姓田氏，乃田榮之後。自田橫死時，島內五百壯士聞知，齊心殉難。田榮有子，年始五歲，乳母易氏見諸人盡死，歎息道：「死者固為義士，而於國祚更須籌謀。田氏只存一脈，吾當撫之。然此島似不可居，當更擇地而隱。」乃收拾器用資糧，邀眾義士母子妻女，共上海船，祝天開行，聽其自止。順風飄到浮山，見浮石人口眾多，男女不便，乃復到浮金山住下。這浮金地方，東西四千五百里，南北七千五百里，山川土石，俱似金紫，故名浮金。子女匹配，漸次繁盛。田氏世為君長，便以浮金為國。

第六代傳至田棘，為人聰明，志大好興，相國燭隱，每每進諫，無如佞幸在側，一傳眾咻，終屬無用。佞幸之首，一曰郎福厚，一曰子直，專以諛諂逢迎，位至崇階。福厚爵居上大夫，封辟陰侯，子直官居中大夫之職。二人結踞為奸，又有羽翼柏舉、羅多材、鐘受祿、錢說、單風、稽成等居列要職。郎福厚因浮金主志大，朝夕進計，欲併吞浮石，使周圍大小三百六十九島嶼盡行臣伏，奇珍異寶無不備充藏庫。浮金主聞其議論，欲熾心動，言聽計從，貪圖浮石之意漸盛。

當時相國燭隱諫道：「浮石大國，君禮臣忠，兵精糧足，有何可乘之隙？近又得古璋，洵係真才。本國尚無西山、顧復之匹，誰當古璋？惟宜保守境界，厚往薄來，使無詞可責，方免喪亡。今彼安靜，本國反欲開端，臣未見勝算也！」子直道：「相公所見雖係老成，奈浮石恃強太甚，因我需彼玉砂，故加其征，近又作法，稽查嚴緊，若非交通餘、包，彼僅如舊數放砂出境，我國軍民受害無窮矣！」燭相道：「彼立法稽查杜私，乃裕國也。若禁止不入我國，則係彼過；今照舊給發，無罪可稱；若因數不足，則當往聘請增。生齒日繁，食用應廣，亦無不應允之理，何須動兵？」浮金主道：「兵事國之武備，亦當勤加精眩相國所言修聘請增，最為善處，若彼不正，出師自名矣。」子直奏道：「舊數雖屬不敷，但而今買通餘、包，來砂已自足用，無須更增，請而不允，係取辱也，允而照數征貝，則費益重矣。惟當得費而入，取得玉砂岡，方為省費足國之上策。」燭相道：「我往攻難，彼坐守易。況彼強我弱，彼實我虛，彼直我曲乎！玉砂岡必不能到，且大耗國家矣。兵端既開，恐我欲止而彼反不依，其時悔之無及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相國所言穩當，且使往聘請增，彼如不允，然後相機而行。此事郎大夫可走一遭，並多帶精細畫工，暗圖其山川形勢。」燭相奏道：「老臣願往。」郎福厚道：「主上已差福厚，相國不必輕勞。」燭相道：「大夫年輕未必諳練大體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朝廷多事，國相豈可輕離。且使福厚先走這遭，或弗克濟，再煩主涉。」燭相道：「中大夫常安手不釋卷，畢立練達時務，使一人為之副，遇事商議，免致乖張。」浮金主命常安偕往。常安辭道：「主上以臣為堪驅策，則獨往臣，以福厚為可使，則用福厚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畢大夫若何？」畢立奏道：「常大夫非辭君命者，特恐同行，意見相左，有辱君命耳。主上委臣，臣何敢辭！郎大夫聽臣之言，或有乖誤，臣任其過；不聽臣言，請毋責臣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畢大夫亦似不願口氣，郎大夫前往，必須細心。」郎福厚道：「中大夫羅多材見識深遠，臣願請命為副。」浮金主應允道：「卿可速回，毋勞寡人懸望。」燭相道：「羅多材雖小有才，然非使於四方之選，竊恐福厚恃之，更壞事耳。」浮金主又命郎福厚至座前，叮囑道：「必須相機善辦，不可有誤，使廷臣笑寡人也。」福厚躬身領命。浮金主令中大夫海淮修書，璣珠庫司發給禮物交付福厚、多材。

二人領旨，各回家收拾私貨，擇集車馬需用人役，吉日起程。郎福厚問車夫道：「本國往浮石，大道之外，仍有幾處逕？」車夫道：「雖有三處，可行者惟中路，皆羊腸鼠道，爺們不能行。」郎福厚道：「何也？爾姓甚名誰？」車夫道：「小人姓馬名頤，少壯曾經吃盡辛苦。爺們動須乘車，今此二路，空手猶難，安容乘坐！」羅多材道：「我們從中行罷。」郎福厚道：「原要備知隘塞，我們須左出右入。」馬頤道：「如此不必用車。」多材道：「且到其間再看。」馬頤道：「敢問從左出右入？」福厚道：「哪邊最險難行？」馬頤道：「左邊險於右邊，右邊難行於左邊。」多材道：「險與難行，有何分別？」馬頤道：「險處雖難行之路少，難行處行處雖險稍平，而難行之路多，所以謂左邊險於右邊，右邊難行於左邊。」福厚道：「我們從哪條路走好？」羅多材道：「先從險路行，往左邊罷。」馬頤照會各車進發。

四天出界過洋，到浮石岸邊，上波見前面一帶沙堤，望之無際，問車夫：「是何地名？」車夫道：「此乃飛沙堤，有二十四里寬，或內或外，隨風動移。在堤下通風來時，惟有焚雞毛以助之，則勢愈大，沙俱飛過，到風息時，如雲蓋牆倒，擁壓下來，雖千軍萬馬，皆遭活埋。若到得堤上，風始起發，就不怕了。」眾人聽得，心慌恐懼。多材道：「可曾帶得雞毛？」各車俱回「無有」。馬頤道：「可有黑狗皮？」又回「未帶」。馬頤道：「如何都不備矣？」眾車夫道：「原未打算行堤。」多材問道：「要黑狗皮何用？」馬頤道：「風若起時，焚而揚之，便可止息。趁此刻未起，快趨行罷！若待風到，歇伙俱無命也！」眾人聞之，勉力向前，無奈沙多沒腳，要速偏遲。車重陷下更深，推也不能推動，須數人共扶而行。來到堤上，歡息片時，再齊起身。行過十餘里，聞得車夫喊道：「風來也，可旋轉身來，風來也！」眾人慌將身子旋轉，回顧平地，沙堤如潮，湧起倒下，後面又來，前面復起。腳下鬆泛，地若載不住人，漸漸刮低，後面沙又齊蓋下來，站不穩者為之壓倒，口鼻氣息俱難得通。片刻又飛起去。約半個時辰，腳底始覺堅實。風勢平定，再看一片光地，沙堤卻在面前。羅多材道：「今日僥倖。」馬頤道：「若不是趕到堤上，又未帶得雞毛狗皮，此刻俱葬於沙中了。」眾人將衣裳攤抖，車夫道：「做什麼！這係神沙，何得存留！」再細看時，卻也作怪，通身不但無沙，連灰亦絕痕影。

福厚命催趕向前，土堅好行，車疾騎速，早到青錢山下。但見峰巒俱係黑色，半山中間，有塊光平如削青圓石壁，約十丈，中有方洞，寬僅三尺，往來行人俱要從此經過。馬頤道：「小車到此，俱不能行。」多材命將各物搬下，捆紮成包，車騎棄於山下。彎腰進洞，迤邐五百餘步，方得出口。望見遠遠高山插入雲霄，兩旁峻嶺如翼展張。郎福厚道：「好高山也！」馬頤道：「再高些也要到腳下來。」郎福厚道：「難道也要爬過此山麼？」馬頤道：「行到前面便知。」眾人或載或負，走有二十餘里，始下青錢山。

又行四十餘里，峻嶺已在面前，腳底便是深溪，約寬三四十丈。多材道：「到何處上渡？」馬頤道：「還未造渡船哩！」郎福厚道：「爾這樣說，飛過去麼？」馬頤道：「自有分曉。」眾人跟著轉過彎來，馬頤指對面山下石岩道：「彼處是我們的路。」福厚道：「如何得去？」馬頤指道：「那不是橋樑麼？」往下看時，只見一條金鏈拖在澗中，鏈頭鎖於兩岸石上，各有盤車。

多材道：「這是什麼橋樑？」正疑惑間，忽聽對面問道：「爾們何事，到此窺探？」遙望不見人影。再細看時，見有個弁士自洞口走到岩上，盤起金鏈，絞緊鎖定，兩手執住，蚯蚓倒行，過來盤詰。馬頤回答了，多材取出文書與看，弁士道：「國有制度，凡由此處走者，只許一主一僕，多則二僕，餘人不得。」福厚道：「我們朝聘，有禮物行李，三人如何得夠？」齊士道：「何不走大路？此處歷來如此，要帶多人，請速回罷。」說畢，就要渡過去。馬頤道：「且緩，我們好好商量。」弁士止祝馬頤轉向多材道：「此係索資耳。」多材問道：「此處可有官將？」弁士道：「有爺駐紮。此地名金線梁，又名虎尾梁，從前有橋無官，是樊庶

長將橋拆毀，設此金鏈，設官把守。」多材取出紫貝二枚道：「微物請收，煩為我們方便。」弁士道：「要人盡過，不敢領教。」多材道：「無需盡過去，能多帶幾人，就算領情。」弁士想道：「有了，統共可以二十六人過去，例定一主二僕，今一正一副，即應四從，聘問禮物，累重難行，一人分為二人，十人可分二十，再多半個也不能。」郎福厚應道：「只好如此，餘者可回去罷。」點齊一二十四人。弁士道：「兵器俱要丟下。」多材道：「到這地方，太阿也無用處，盡行解棄。」弁士乃收紫貝，用手向對岸招道：「過來，過來！」岩下又有人走上，將擔繩係於腰間，如前過來，盤緊金鏈，再將粗索絲繩交結編織；過去復將鏈上細繩粗索交接住頭，齊士步履如飛。眾人俱不敢行，多材道：「可將繩子係於兩邊極車上，扶著手，自好也。」果然係定，扶著繩子，腳才踏上，梁面活動，身俱抖顫。弁士道：「待我攜爾們過去。」郎福厚道：「也走不得。」多材又取兩個紫貝道：「煩拖我們罷。」二人收了，背著郎、羅挺行，又將禮物等件代為搬過。餘人空手，仍係勉強爭命。

下到岩中，已是黃昏時候。守將戴圖提問畢，寫清文書，交與福厚，收入土儀，乃留歇宿。回看金梁，已經拆去。忽聞放炮，傳響直入霄漢，多材問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弁士道：「信炮也。」各人當夜無話。

次日早飽餐起身，又聞炮聲，多材問道：「可是明炮？」弁士道：「信炮也。」多材道：「昨晚係信炮，今早又係信炮，所信何事？」弁士道：「昨晚係照會有外人到之炮，今早乃照會平安，使其開關之炮。」多材道：「上面有開關？」弁士道：「到時便見。」說完送與蠟荊二隻，使燃著照路。多材還要問，馬頤道：「不須問，趁早好到山腳宿。」乃使十二人在前，馬頤先行；十二人在後，羅多材、郎福厚領著，在岩中入洞，旋轉而上。滿崖俱係石乳累垂，腳下水濕滑溜溜，壁橫離處，木棧牽連；險岩懸斷處，藤梯接引。令人心驚膝戰，膽裂目昏。

行了多時，荊薪將盡，郎福厚著急道：「火燃到根，猶行不出頭，只好再去多取薪來。」馬頤道：「不妨，此荊非比尋常，產於嘯岩島嘯天岩內，十年長定，一月長一暈，一暈燃一次。今此薪長二尺，有一百二十暈，燃一百二十次。」倒持而行，果然焚到根上，復著轉來，仍舊很亮，眾人始放寬心。凡換持二十餘次，忽見石壁迎面擋住，先到的喊道：「走錯了！」馬頤道：「不錯。」發喊的道：「難道破開石壁走麼？」馬頤道：「不撞開石壁，往哪裡去！」便走向前，拾石子連敲三下，只見划然而開，亮光進入。

眾人大喜，出洞看時，有二弁士復將石板推平，蓋了洞口。石板上鏤有「虎口關」三個大字。多材搖頭，向郎福厚道：「這條路不必想了，且歇歇息，造飯飽餐。」自虎口角旋到山腳，一層一層之無折疊，度飛橋，縋懸綆，到得山腳。人人骨痛筋酸，腳底磊泡，不能前進。只得在虎岡上燒炭篷內借宿。

次早再行，到正中時，馬頤道：「這嶺兩條峙立，名喚合壁嶺，又名日月峽。」多材道：「又要過兩條惡嶺。」馬頤道：「卻只須一上一下。」多材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兩條嶺只須一上一下，那一上一下，有人代走麼？」馬頤道：「到便知。」眾人趕有兩個時辰，約行九十餘里，來到嶺頭。喘息方定，見對面果然另有峻嶺一般，圓如鏡面，相對峙立，下係大河，有懸橋以通往來。馬頤道：「此橋名喚飛虹橋，原名弩造橋，又名魯造橋。」郎福厚道：「如何數名？」馬頤道：「此橋長二百四十丈，初造時用弩係生絲，從對岩射到這邊，生絲下接麻繩，麻繩下有粗索，粗索下係金鏈，引過十二條金鏈，穿石交結，紐定成橋，所以名弩造橋；又名係仙師魯班所造，故名魯造橋。」郎福厚道：「何以又名飛虹？」馬頤道：「這是水面上人立的名字，船在下過，遠望橫空煥彩，有似長虹，所以呼為飛虹橋。我們不可久歇，早些過去，好趕宿頭。」乃同起身上橋，果然係十二條金鏈作經，另有金鏈交穿編密作緯。

正行到中間，忽聞「啊唷」一聲，又聞喊道：「不好了！」眾人回看，卻係個軍士失腳，連負的物件都墜入河中。往下望時，騰波飛湍，真有千萬丈深，只因這望渾身都顫起來，只得俱伏於橋上。這時，見水中上兩個綠肉朱發的怪物，一個拿住掉下去軍士的肩膊，一個拿住雙腳，彼爭此奪，扯作兩段，肚腸滾出。又有一個黑肉朱發的，自遠分濤踢浪趕來。這兩個連忙爭搶臟腑，各拿半段人身，沒入水底。後趕來的亦沉下去。

看著的人，駭得渾身麻木，都動彈不得。過了半個時辰，血氣始漸回轉。馬頤道：「莫起來走，爬過去罷。」眾人伏爬過橋，再查點人，少了兩個。郎福厚道：「只跌一個下去，如何卻少兩個？」復望橋上，仍有一個伏著，呼也不應。郎福厚叫馬頤上橋去看，已經死了。羅多材垂淚道：「同來百十餘人，只帶得二十四個，今又一殞命，一驚斃，好傷慘也！」當時有個畫工姓祭名為的，向袋中取出豆瓣大半塊藥道：「這非真死，猶可救。」郎福厚喜道：「果能，便係仙丹也。」祭為叫將那人抬過來，用塞塞入左鼻，書符祝禱，須臾死者歎氣轉身。眾人喜道：「好也！速與他開水吃，就立得起來了。」馬頤道：「哪裡有開水取？罷！」福厚問道：「這係何藥？」祭為道：「這係生半夏，能蘇五絕，帶在腰邊，以備不虞。」馬頤道：「快走罷，快要露宿了！」眾人扶持下嶺住歇。

次早起身前行，卻係猿愁岡。據岡志載高一千五百丈，陡峭壁立，石質最堅，並無路徑。惟有馬蹄大一道窟窿，自麓至巔，每個深入寸許，間隔盈尺，俱須指攀趾蹬，躋到頂頭稍歇，氣力不濟，隨即體摩骨粉。此又名天馬崖，最屬難行。馬頤使所備長索，並將捆囊之繩解來連接，著輕捷者帶之先登。

放下係物完畢，從人亦上。乃用繩索兜住羅多材兩膊，提爬到頂，郎福厚亦然。馬頤後上，見眾席地涕泣，慰道：「東畔稍歇，無庸悲也。」祭為往視，回道：「可學陰平行法矣。」乃回到崖邊，用被褥裹捆福厚、多材滾落；從人隨下，衣破褲穿。加餐歇息。

到萬狼谷，這谷內俱係光滑大小石嘴，或橫或直，或斜或倒，神像無數狼形，所以呼為萬狼谷。其中高低凸凹，並無半步好行的平路，人人腿酸腳痛。幸虧只有十餘里，出谷時候，已經很晚，只得投宿。

又行三日，路上雖然岡嶺層層，溪河疊疊，卻無金線、弩造、虎口之險。到岫羅墩，進黃雲城，已經昏黑。問投包赤心門內，將名帖並禮單送入，赤心即刻出來迎接。直到內堂，各謝日前饋送，再將情由道達。包赤心道：「須與餘大夫議之。」郎福厚道：「弟等在餘君駕下雖久，尚未覲面，今具有土儀，敢請先容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理應效勞。」即叫家人蓋藏密密送去，並請便酌。

話猶未了，家人奔入稟道：「餘大夫到。」赤心正欲出迎，大忠已步進門。包赤心笑道：「造府相請，恰好降臨，妙甚，妙甚！此便是浮金大夫名福厚、多材者。」大忠禮道：「夙怨緣慳，不獲瞻仰，今朝何幸，得觀仙姿！」福厚、多材道：「小島鯁生，敬慕久積，故持討差，前來親謁。」大忠道：「不知降臨下邑，有何事故？」多材道：「正欲啟上。」包赤心即代聲明，又向餘耳語，大忠微笑點頭，包赤心拱手向郎福厚道：「今從長計議，彼此有益。」福厚道：「深蒙提掣感佩。」羅多材足恭道：「隆情培植，不負數千里相投，願聞其略。」大忠笑道：「今君侯大夫下臨敝邑，欲倍增玉砂，則稅亦必倍增，而寡君之允否，尚未可知。即允，惟國得食，敝邑得貨，於二公何利之有？包大夫立意欲四人均，上國利亦甚保。」福厚、多材大喜，請示嘉猷。包赤心道：「赤心鄙見，非餘大夫不能行。若商量停妥，餘大夫得其半，公侯、大夫、赤心得其半也。」郎福厚道：「蒙情指教，敢不從命？」包赤心道：「上國之所慮者，為玉砂防法嚴緊，無路私買也。今如此如此，使有收買之處。照所議之稅，每歲只須五分歸我們四人，其餘五分，上國可剩。」多材道：「果能如此，寡君暨弟等，受惠多矣。」議定入席，各吐心腹，痛飲訂盟。多材道：「弟等此來，原奏過寡君，便宜行事，今既定議，更不必朝見，當速暗回。且同行二十餘人住下，以防耳目。茲且告別，再圖報德。」赤心道：「非也！二十餘人卻不詫異，公侯標品，卻實駭眾。一路進城，國中已無不矚目探訪，若驟然而去，返致議生。況來時所過之處，俱有報文。」多材道：「不然，昨進城時，風雨淒淒，路上已黑。此刻天猶未亮，出去亦無沿路報文，命司涂撤下可也。」余大忠道：「來時既無人見，弟等俱繫心腹，不致泄洩，屈駕盤桓數天無妨。」郎、羅二人未便推辭。

住下三日，多材忽然心痛，渾身四肢起腫，雙腳顫搖不定。赤心請太醫診視，合院無知病症者。福厚著急，祭為乃薦安萍之徒弟道：「安萍已為隨陽島請去，只有徒弟任權在家，從學多年，技術不醜。」余大忠命僕請至。任權診道：「此症名為膽縮衝肝，

起於驚，成於懼，乃驚懼之至，膽暴收小，而汁溢湧，上衝於肝，肝氣引之，相遂於經絡，係經絡起腫，非渾身四肢起腫也。所謂心病，實係肝脹，非心痛也。其腳顛不定，想於虛處受此症耳。當以天奚丸話之。」大忠等看視，果然渾身腫處，皆係筋脈糾纏而帶綠色，其陷處亦如蝸跡蜂房，始信所言不謬。任權細看病者，音容不是本國人，心疑生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尚須審實。天奚丸乃至暴之藥，應症即愈，或不對科，則無救矣。十丈之內斷絕聲息，待權定診。」余大忠辭出，包赤心同郎福厚等俱退於外。

任權問道：「請教生時年月，尊姓大名，居處職分，以便虔禱上蒼。」多材答道：「姓羅名多材，生於甲辰正月十三日卯時，居住浮金國灘仲落宮，拜大夫之職。」任權心始明白，復假為祝禱之狀，取天奚丸與之吞下，扶持數步，便可自行。

郎福厚看見，驚異道：「如何愈得速？」多材遂向福厚道：「多材欲往魯造橋斬怪誅邪，以雪吞同行之辱。」慶口福厚道：「大夫誤矣，如何行得？」任權道：「怪邪不除，害人必眾，此行是義俠所為，權亦願助一臂之力。」多材大喜。任權道：「權有寶劍二口，鋒利無當，歸家取來奉陪。」多材喜道：「此係要件，請速往。」任權退出，包赤心理怨道：「病猶未除，如何懲憑他行不測之事？」任權道：「正所以除其病也。今藥性發作，是以膽強，欲誅邪怪，當因其勢而助之。少刻性過病除，使之亦不住矣。」赤心道：「且勿回家，待其藥力過性，再看係何形狀。」任權道：「欲看形狀不難，如有好刀，取兩口來。」赤心命家將去高樓上鱗任權攜入道：「劍已鏽滿難用，此刀更勝於劍。」多材忐忑道：「多材不善用刀，明日談罷。」赤心笑道：「實係安先生高弟。」任權對多材道：「既不用刀，權今回去，將劍磨好，來朝同行如何？」多材道：「謹遵台命。」任權去後，多材道：「今晚可行，恐又生玻」包赤心請余大忠到來餞別，郎福厚問道：「歸國取何處？」大忠道：「中路近，但西老兒多事，盤詰得凶，莫如仍走原路。」多材道：「原路斷不能走，此外可有他途？」包赤心道：「有由鼠穴麓、回蛇谷、蚯蚓崖過金櫃底、鶴怨嶺這條路，但其難行，過於蜀隴。」多材道：「雖難行，卻無飛砂、合壁之險，必須由此路去。」黃昏時分，飲過錢別酒筵，余大忠、包赤心送與令箭、土產等件，分手後即出黃雲城，連夜下岫羅岡。第三天到鼠穴麓，卻係支玲瓏石山，枕溪橫臥腳下，有石穴如蜂房之狀，不計其數。凡行人必須入其中，出其外，灣環重疊百十餘次，方上正路。進回蛇谷，又名蝸皮谷，雖在山凹中，卻不甚險，惟有天生石刺，尖如利錐，密如蝸皮，犀革遇之皆穿。晴久塵土壓埋，尖鋒隱下，猶可行走。若是雨後山水沖下，洗去塵土，其鋒愈銳。所以這二百餘里之內，蟲屬獸類俱無。

當日郎、羅等到此，正是雨後，如何能走？馬頤道：「聞此山有象皮木，削為履，穿之可過。」多材便令尋訪土人，搜槍斧鋸，前來動手。誰知此樹，質鬆如腐，斧下即連斧沒入，但出複合，並無痕跡。使鋸入東出西，東隨合到西；入西出東，則西隨合到東，弄得束手無策。土人夜旁看著，只是掩口。馬頤向前拱手道：「蠢夫失禮，懇恕無知，指示良法。」土人答道：「惟離骨散血草為繩，縛捆三道，先用四鋸將四圍皮撬起，再鋸本方能斷下。但散血離骨草質性柔脆，急切不能為繩，須待長足，收刈曬乾始可。」馬頤道：「原是立刻要用的，可有他法麼？」土人道：「除此只有沿門募化散履。」多材道：「將珍寶相換如何？」土人道：「我們此處，弗貴珍貝，均無用。」郎福厚不信，叫人持明珍彩貝，挨門傍戶問詢，並無睬者。馬頤又往各家和額揖拱，訪得敝展，與五人穿上，輕輕行過，又送回與餘者穿著走去。

整整三天，方出回蛇谷，便到蚯蚓崖，乃係峭壁旋入深溪。崖下空處，僅高三尺，窄路寬只得五寸，行者須躬著身，左腳在前，右腳在後；接踵行去，皆是左腳在前，右腳在後；須到稍，右腳向前，左腳在後。又接踵挨行，預想息，須伏於石壁片時再走。郎福厚歎道：「天險如此，誰能捨命而行？此路又莫說矣！」多材道：「此刻走得出去，方可平安，或是失足，又有弩造橋的樣子哩！」個個提心吊膽，兩天方將一百二十里蚯蚓崖行荊到金櫃洞，遇紫石山，頂平旁峭，無路可行。只底下有二尺高數十里寬一道石縫，深十餘里，伏行半天，方得出口。往鶴怨嶺，驗過令箭，始放上行，才到中途，已經昏黑，就宿石洞。第二天早晨才趕奔到關，交繳令箭，始放下嶺。又三天涉跋數河山。

到洋上船回國，將各事奏明，浮金主大喜。燭相奏道：「二人出使辱命，應請治罪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經國省財，實是功臣，何為辱命？」燭相道：「出使不與君相立義，而偕佞幸私盟，辱國極矣！」浮金主道：「相國所論亦是，且看效驗，後行定奪。」

郎、羅二人出朝，密使精細人又來浮石各邊邑，暗暗收買，果然川流不息，國內充裕。期年之後，忽然無有賣者。多材查問，方知庶長、客卿稽查砂戶增多，積聚減少，又立新法，設巡兵弁，遇賣砂民，稽驗照票，如戳掛號，買賣有數，不能為弊，是以無從漏賣。郎福厚知悉，使人來問餘、包，回答：「請緩待，相機設法。」今復專書囑郎、羅興兵，進侵邊邑，於中取事。當下福厚奏明，廷臣慫恿，浮金主持疑缺少大將，只見左邊一位大夫出班奏道：「現有奇才在此，何不用之？」浮金主大喜。正是：挖肉求瘡思大將，尋仇棄好信邪臣。

不知所奏究是何人，果有大將才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